

性理大全書

卷四之五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

西銘一

朱子曰橫渠姓張名載字子厚秦人也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為關中士子宗師嘗於學堂雙牖左書右銘西銘雖訂頑伊川先生曰是啓爭端改曰東銘西銘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判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復者而於東銘則未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之言反復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長傲遂非之失於毫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為不切然意味有窮而於一以貫之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下一以貫之哉

日語

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

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不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

朱子曰。須子細看他說理。一而分。殊而一。今道天地。不

是父母。父母。父母。不是天地。天地。不得分明。是一理。乾道成。男

坤之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凡天下之女。皆

坤之氣。從這裏。便徹上徹下。都即是一箇氣。都透過

了。○自是一家之父母。是銘自首。至末。皆是天下一

天地。是天下之父母。○西銘。自首。至末。皆是天下一

殊。乾自父母。惟稱字。便見異也。○乾稱父。坤稱母。屬

父母。自父母。惟稱字。便見異也。○乾稱父。坤稱母。屬

聲言一稱字。○混然中處。言混合無間。蓋此身便是

從天地來。○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

以為父母者。即乾坤而言。則萬物同。父母言則一。物各一

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父母言則一。物各一

之。所以為性者。豈非天地之帥哉。古之君子。惟其性

得道。理真。實如此。所以天下親而一家。中國為一人。而

其所為。以至於能。以天下為一。而中國為一。而愛物。非

意之也。今若必謂。人取於西銘者。但取其姑為宏闊。都

無干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者。但取其姑為宏闊。都

大之言。以形容。初無實體。而我之私。已之私。却是實。謂仁

體者。全是以虛名。初無實體。而我之私。已之私。却是實。謂仁

有分。別。聖賢。於此。却初不見。義理。只見。其利害。而妄

己。意。造。作。言。語。以。此。增。飾。其。所。無。破。壞。其。所。有。也。○某

所論。西銘。而。以。意。正。為。長。者。以。竊。疑。之。言。不。當。謂。乾。坤

實為。父母。而。以。意。正。為。長。者。以。竊。疑。之。言。不。當。謂。乾。坤

之意。則。是。人。物。實。無。所。資。於。天。地。而。未。察。父。母。未。安。爾。今

來。誨。猶。以。是。橫。渠。只。是。假。借。之。言。而。未。察。父。母。未。安。爾。今

坤。雖。不。得。其。分。之。有。殊。而。初。未。嘗。有。二。體。但。其。分。之。心。以

又。不。得。其。分。之。有。殊。而。初。未。嘗。有。二。體。但。其。分。之。心。以

以事天地蓋父母以形父母者固我之所以父母也天地亦我之天賦
母也。朱子曰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天地者人與物
己與人皆共以爲父母者也。父母之生我也。四肢百
骸無一不全必能全其身無一形不備必能全其性之
天地之生我也。五常百善無一不備必能全其性之
理然後爲不負於天地之妙。指仁人事親如事天事
天如事親此又西銘之妙。指不可不知也。天事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爲
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
志爲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爲性者也故曰天地
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
見矣

朱子曰西銘大要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
其性兩句上塞是說氣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而
塞乎天地之間即用這箇塞字張子此篇大抵皆古
人說話集來○塞只是氣吾之體即天地之氣帥是
主宰乃天地之常理也吾之性即天地之理○問天
地之塞如何是塞曰塞與帥字皆張子用字之妙處塞
乃孟子塞天地之間體乃孟子氣體之充者有一毫
不滿之處則非塞矣帥乃志氣之帥而有主宰之意
此西銘借用孟子論浩然之氣處若不是此二句爲
之關紐則下文言同胞兄弟等句在他人中物皆
與我初何干涉其謂之兄弟同胞乃是此血脈過
相爲貫通故上說父母之說下說兄弟皆是其血脈
處而銘○解塞帥二字只說其性先生解以乾健坤
注可也○問天地之帥吾其性先生解以乾健坤
爲天地之情可見安得謂天地無心復其見天地
地之情可見安得謂天地無心復其見天地
天之志否曰程先生說天地之塞似亦著擴充字最好
是無心之志也○天地之塞似亦著擴充字最好
謂此氣耳天地之帥則莫非天地之心而理在其中也
皆謂此氣耳天地之帥則莫非天地之心而理在其中也

問天地之銘之義曰他緊要血脉盡在天地之塞吾其體
 是頭許多面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便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
 開說許多便說只是到得天地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
 其志吾與也便說只是到得天地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
 便要述得父之志而繼得父之志如此方是事天若親如事
 天便要述得父之志而繼得父之志如此方是事天若親如事
 了此道理便是天之事悖德之子若不害了這仁便是踐
 之賊子若是濟惡不悖德之子若不害了這仁便是踐
 形便是天地之帥吾其性意說緊要都是從天地之塞吾
 其體是天地之帥吾其性意說緊要都是從天地之塞吾
 此兩句則一天自是天然我自是見有何干涉或問此兩
 句便是理一處否曰然我問近見有一士人云聞之先
 生吾其體吾其性其字有我承當之意然實下承當
 初無是說曰承當之說不記有無此語然實下承當
 字不得然當時只是說得稟受之意渠記得不暑子細
 也○問天地之塞吾其體塞者日月之往來寒暑之
 迭更與夫星辰之運行山川之融結又五行之質之
 具氣之所行無非塞乎天地者曰融結又五行之質之

逐日自把身心來體察便見得吾身便是天地之塞
 吾性便是天地之帥○問先生解西銘天地之塞作
 室塞之塞如何曰後來又改了只作充塞橫渠不妄
 下字各有來處○向要到雲谷自下上山半途大雨
 通身皆濕得到地頭因思著天地之塞吾其體天
 之帥吾其性時季通及某人同在那裏某因各人
 此兩句自銘亦作兩句○北溪陳氏曰性只是得著所
 遷便作西銘等解○北溪陳氏曰性只是得著所
 不外乎氣得天地之氣成這形骸方載得此理成這性
 所以是橫渠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字只是就孟子浩然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氣帥字只是就孟子浩然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之帥字只是就孟子浩然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為體者皆天地之塞
 其所以為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

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為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如下文之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為功用之全而非有所

強於外也

朱子曰通是一氣初無間隔民吾同胞物與我同靈故民吾同胞物與我同仁民而愛物其等差自然如此孟子所謂親親而後仁也○問西銘理一分殊須是就民物中又各與也○問曰民物固是一分殊須是就民物中又各知得分別○問物吾與也○莫是黨與之與否曰然○西山真氏曰凡生於天地之間者莫非天地之體子而吾之同氣者也○是之謂理一然親者吾之同體民者吾之同類而物則異類矣○是謂分殊○故仁愛之施無不徧○以其分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故黃巖孫曰程子云所以謂易生則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這大小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快活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為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眾事則大臣而已故為宗子之家相

朱子曰西銘狀仁之體元自昭著以昧者不見故假父母宗子家相等名以曉譬之初未嘗謂與乾坤都無干涉而其姑為是言所以形容之也○人皆天地之子而大君乃其適長子所謂宗子有君道者也故曰大君者乃吾父母之宗子爾非如所謂既為父母又降而為子也問宗子如何是適長子曰此正以繼禰之宗為喻爾繼禰之宗兄弟宗之非父母之適長子而何

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

朱子曰許多人物生於天地之間此一氣同此一性便是吾兄弟黨與大小等級之不同便是親疎遠近之分○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君子之為政且要主張這一等人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

愛親之純也

朱子曰西銘首論天地萬物與我同體之意固極大然其所論事工夫則自于時保之以下方極親切處是仁之體于時保之以下至民吾同胞物與吾同胞吾與了便說若博施濟眾却不是所以只教人做工夫處只在敬與恐懼故曰于時保之所以只教人能常敬而恐懼則這箇道理自在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

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朱子曰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眾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以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又能盡其理然後可踐其形而無慊也○西山真氏曰天之予我以是理也莫非至善而我悖之即天之不才子也具人之形而能盡人之理即天之克肖子也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

問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其旨如何朱子曰聖人之善於天地如孝子之善於父母化者天地之用一過而無迹者也知之心常存而不用在我窮之則迷父事也神者天地之心常存而不用在我窮之則

天地之心在窮神知化而中庸曰致中和而後可以
語其用故曰窮神知化而中庸曰致中和而後可以
萬物育焉亦此之謂歟○如知得地便長此皆是繼天
地便死知得地便消長盈虛與時偕行小而言
地之志隨他德地進退消長盈虛與時偕行小而言
之便事神底此都是理故喚做天地之志窮神者窺見天地
之事神底此都是理故喚做天地之志窮神者窺見天地
之志這箇無形無迹那地底却又都見得到陳氏曰
神是天地之心化是天地之用窮神以至到言知化
非見聞之知如化育
之知乃默契之謂耳

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

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怍則
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
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

踐夫形者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

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遏人欲如禹之
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
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穎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
永錫爾類者廣矣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
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
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夫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則亦

天之申生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啓手啓足則體

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况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

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

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唯

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况天

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

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問自惡旨酒至勇於從令此六聖賢事可見理類一殊乎朱子曰惡旨酒育英才事天願養及錫類則

是事親每二子皆存兩義推類可見○問穎封人

錫類申生其恭二子皆不能無失處豈能盡得孝道

曰西銘本不是說孝只是說事天但推事親之心

事天耳二子就此處論之誠是如此蓋事親却未

有正不正處若天道純然無所逃而待烹申生未

此心以奉事之耳○問西銘無所逃而待烹申生未

盡此道何故取之家死便是理合如此只得聽受之

則無妄若教自取死便是不到得似此只得聽受之

也○問申生之與舜曾同何也曰舜之底於惡非中道

以功申生待身之順受而已故曰恭曾子歸全其

實自沈恐未可盡信然彼所事者人不知據何書為

有陷父之失此所事者天也著迹論也○黃巖孫曰

履霜操伯奇所作也吉甫聽履霜自傷無罪見逐乃

水荷而衣採花而食清朝履霜自傷無罪見逐乃

援琴而歌曲終投河而死家語曰曾參遣妻告其子

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爲後妻殺伯奇

事後母至孝而後母謂之伯奇乃亡走山林說死問
國子奇事與此正同必有一誤○又按程子遺書問
舜與曾子之孝優劣如何曰家語載耘瓜事雖不可
信却有此義理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建大杖以
擊其背曾子仆地不知疾平乃退援琴而歌欣然起進曰
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此亦有這些失處若舜
孔子聞而怒曾子至孝如此問如中生待烹之事如
何曰此只是恭若舜須逃也

富貴福澤將以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

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為善也輕貧賤憂
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為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
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
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

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

朱子曰敬天當如敬親戰戰兢兢無所不至愛天當
如愛親無所不順天之生我安頓得好令我富貴崇
高便如父母愛我當喜而不忘安頓得好令我富貴
賤憂戚便如父母欲成就我當勞而不怨○西山真
氏曰禍福吉凶之來當順受其正天之福澤我者非
私我也予之以為善之資乃所以厚其責譬之事親
則父母愛之喜而不忘也天之憂戚我者非厄我也
將以拂亂其心志而增其所不能譬之事親則父母
惡之懼而不怨也即此推之親即天也
天即親也其所以事之者豈容有二哉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者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
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逆其理而已
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

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問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朱子曰二句所論甚當舊相誤矣然以上句富貴貧賤之語例之則亦不可太連說今改云孝子之身存則其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天也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天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似得張子之本意○黃巖孫曰其事親也兩也字今作者字所謂天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者今作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

論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為明理一而分殊可謂

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為父以坤為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敝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梏於為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也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幼幼為理一而必默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物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爾若無稱物之義則亦何以知

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書著

而理有餘也故愚得因其說而

幸相與折衷焉

素既為此解後得尹氏書云楊

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先生讀

知此論所疑第二書之說先生

語錄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

分殊所以為義所謂分殊猶孟

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

體用果離而為二矣曰用未嘗

二句所論甚當舊相

例之則亦不可太相

事親也存則其事天

人之身存則其事天

所愧於天也蓋所謂

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其事親也兩也字今

以俟之者今作朝聞

成男坤道成女二氣

踈之等至於十百千

能合其異而反其同

明理一而分殊可謂

百骸具於一身者體也

至其用為母有生之類

無物不可以納冠蓋即體

而言而分脉之屬各親

其親各異同各有歸趣

志非答書之比一統而

萬殊則雖天始益精與

因復表而出之以明之

我之公因事親之誠

者而龜山所見蓋不終於此

而為我之私此西銘之

旦熹謹書

龜山楊氏上聲子書曰竊謂

銘之書其幾於過乎昔之問

子仲弓之徒所也孟子告之

仁者不一而必默識於言

意最親無如此者然亦體用

西稱物平施者正謂稱

也孔孟豈有惡藏蓋不敢

過稱物平施者正謂稱

墨氏之兼愛困仁者之事

歸也物之義則亦何以知

氏之罪哉孟子力攻之必

歸也物之義則亦何以知

氏之罪哉孟子力攻之必

歸也物之義則亦何以知

歸也物之義則亦何以知

歸也物之義則亦何以知

歸也物之義則亦何以知

歸也物之義則亦何以知

歸也物之義則亦何以知

歸也物之義則亦何以知

歸也物之義則亦何以知

歸也物之義則亦何以知

歸也物之義則亦何以知

歸也物之義則亦何以知

歸也物之義則亦何以知

歸也物之義則亦何以知

歸也物之義則亦何以知

歸也物之義則亦何以知

歸也物之義則亦何以知

歸也物之義則亦何以知

歸也物之義則亦何以知

歸也物之義則亦何以知

歸也物之義則亦何以知

歸也物之義則亦何以知

故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弊而正謂此耳西
銘發明聖人之微意至深然而言體而不及用恐其
流遂至於兼愛則後世有聖賢者出推本而論之謹未
免歸罪於橫渠也時竊妄意此書蓋西人共守而謹未
行之者欲得先生一言推明其用與西銘並行庶乎
體用兼明使學者免於流蕩也橫渠之學造極天人
之蘊非後學所能窺然所疑如篇其意甚正先生
以謂如何程子曰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先生
觀便為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為論則未存義擴之
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為論則未存義擴之
先聖所未發豈與孟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功二亦前
聖所未發豈與孟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功二亦前
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之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
分殊之散而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二也
而推無父之以正私勝之賊也流仁比而方也無別而迷兼愛
至於無父之以正私勝之賊也流仁比而方也無別而迷兼愛
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讀竟不
及不與乎簡山第二書曰辱示西銘微旨伏讀不
日曉然使其讀之存釋累日親訓誨也時昔從明知道為學授
以西銘然使其讀之存釋累日親訓誨也時昔從明知道為學授

之大方固將終身佩服豈敢妄疑其失比同於墨氏
前書所論西銘之書以氏為同胞長其長幼其幼以
無親孤獨為兄弟之無告益所謂明理一也然其辭
一而分殊哉故竊恐其流遂至兼愛非謂西銘之書
為兼愛而發與墨氏同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
他善推其所為而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
及人之幼所謂推之也孔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
則無事乎推矣無事乎推者仁之一故也理一而分殊
故聖人稱物平矣無事乎推者仁之一故也理一而分殊
謂稱物遠近一焉所謂平也時昔者竊意西銘之書
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平也時昔者竊意西銘之書
有平施之心無稱物之過其敝無分而不及用蓋指
仁義為說也故仁之過其敝無分而不及用蓋指
過其流自私自愛也二者其害仁則殊楊氏之為我妨
義則墨氏之兼愛也二者其害仁則殊楊氏之為我妨
則竊謂西銘之旨隱與難知同前聖所未發也前書所
論竊謂西銘之旨隱與難知同前聖所未發也前書所
傳之學仁者自當釋然無惑也延平李氏答朱子書
曰來諭學仁者自當釋然無惑也延平李氏答朱子書

育無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通發用自相循之
又無頃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貫通體用自相循之
手禽斷此者以推廣而已甚好但犬之性牛之性則不為人而與
焉若草木此說恐有礙蓋天中息所斷者但人源則其一秀
禽獸最靈也若謂中和之氣所聚禽獸之機與夫偏而頃已刻
所以異也若謂流動之氣所聚禽獸之機與夫偏而頃已刻
息間斷即恐推測體認處未精於此若便見此理惟人云
得之即恐推測體認處未精於此若便見此理惟人云
一須體認却無此病又云不雜處方見分殊然合宜處便是義
以下數句莫不由此而大槩是仁一貫之蓋五常百體行無
得伊川所謂所以為義之意蓋全在知其字上用者力為
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之意蓋全在知其字上用者力為
謝上蔡語錄云不仁便若是死漢不識工夫透了徹即
是因見得本源毫髮之分殊體用若於此下工夫透了徹即
用不能兼舉矣此正是本源體用若於此下工夫透了徹即

正立於此仁之一字正如四德之元而仁義兩字正
如立於天道之陰陽立地之道之柔剛皆包攝在此二字
爾禽獸者先生謂天地生物之本乎一源無人與禽獸草木之
乎其說各異謂此地理其一體之中即無人與禽獸草木之
生莫不各異謂此地理其一體之中即無人與禽獸草木之
氣之運亦無頃刻停息所謂此處也延平李氏曰濁有故
稟有偏正惟人得其正故雖具此理本具而不自知而存之
以見其為仁存之然則仁與物不為仁人與物不為仁
之為仁而存之然則仁與物不為仁人與物不為仁
理一分殊而龜山又用著其力恐亦其此意否曰說大而
先生以爲全在龜山又用著其力恐亦其此意否曰說大而
槩得一言又問詳伊川故盡在性分之中竊謂理一而分殊
此一句言又問詳伊川故盡在性分之中竊謂理一而分殊
看曰須是兼本體已發未發時看合一物之外不該又問
合而須是兼本體已發未發時看合一物之外不該又問
有許多差別雖一散而殊錯揉也知其名狀一而所纖毫之
異畢顯所以別雖一散而殊錯揉也知其名狀一而所纖毫之

其言曰此所以為義而工夫以推尋之發用處該攝本體
而言曰此所以為義而工夫以推尋之發用處該攝本體
正其天性謂之仁其中心自然文和粹涵育融漾不
名貌故特謂之仁其中自然文和粹涵育融漾不
使是義亦不離乎義之內也然則理固不能出乎仁
之外仁亦不離乎義之內也然則理固不能出乎仁
是本然之遠矣曰推測一乃段甚密為得出分殊合宜處為
義失不見道也○或問所以為義朱子曰仁只是其理何
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朱子曰仁只是其理何
底便是仁各自成一箇物事底便是仁只是其理何
行底義是仁各自成一箇物事底便是仁只是其理何
有哉然不可亂處便是仁只是其理何
戚愛鄉里愛宗族推便是仁只是其理何
這一箇愛流出來而愛之中便有許多敬底如敬長且敬
只是這一箇愛流出來而愛之中便有許多敬底如敬長且敬
有許多分別○問龜山說其理一所以為仁只是其理何
分殊所以為義○問龜山說其理一所以為仁只是其理何
出底義是合當底如水流動處是仁愛父母為江河
匯為池沼便是義如惻隱之心便是仁愛父母為江河

弟愛鄉黨愛朋友自有許多等差便是義且如敬
是一箇敬到敬君敬長敬賢便有許多般樣禮也是
如此如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這箇便是禮其或
五之不同便是義禮是理之節文義便是事之所宜
處之與無所憾自王公至卑自斬而總喪服異等而
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卑自斬而總喪服異等而
分莫敢爭自是天子性各孝其父而人一堂有十房父子
到得父各慈其子子各孝其父而人一堂有十房父子
如此也其慈其事分不得流出來便是親各子其子
便是義這箇物事分不得流出來便是親各子其子
義禮智便隨在這裏了不是要仁使時義却留在後
面少間放出來使其實只是一箇道理論著界分便
有許多分別

始予作太極兩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
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
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

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淳熙戊申二月
己巳晦翁題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

西銘二

總論附

程子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
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
遠恐於道無補也

問訂頑之意如何見得仁體此溪陳氏曰非指與萬物為一
處為仁之體乃言天地理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
此下云實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
處不可窮高極遠曰見得此理更有何事更何用窮高極
日用酬酢無往而非此理更有何事更何用窮高極遠

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
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
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
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
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
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
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
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
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

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養此心久則可奪舊
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
守也

朱子曰明道學者須先識仁一段說話極好只是說
得太廣學者難入○此溪陳氏曰明道此一段說話
乃地位高者之事學者取此甚遠在學者工夫只從
克己復禮入為最要此工夫徹上徹下無所不宜又
問物字是人物是事物曰仁者與物同體只是言其
理之一爾是人物與事物非判然絕異事物只自人
而出凡己與人物接方有許多事可以包言所謂訂
立時初無甚多事此物字皆可以包言所謂訂頑備
言此體者亦只是言其理之一爾○延平李氏答朱
子曰所云見語錄中有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一句即
認得西銘意旨所見路脈甚正宜以是推廣之然
要見一視同仁氣象却不難須是理會分殊雖毫髮
不可失方是
儒者氣象

西銘其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
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
仁孝之理備乎此須更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外立得箇意思
便能道中庸矣

問游氏讀西銘曰此中庸之理也是言性之
所自來否北溪陳氏曰不止是言性之所自來須
兼事天節目言之皆是日用切己之實無過不及
所以謂中庸之理也○西山真氏曰昔游先生見西
銘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明道先生稱
其能求之語言之外近世學者或未諭其旨愚謂中
庸綱領在性道教三言而終篇之義無非教人以全
天命之性西銘綱領亦只在其體其性之二言而終
篇反復推明子而巳故游先生以爲即中庸之理也
天地克肖之明子而巳故游先生以爲即中庸之理也

豈不信哉

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要儘
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道元未
到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
蓋未見此書

或問伊川謂原道言率性之宗祖如何朱子曰西銘更
從上面說來原道言性之宗祖如何朱子曰西銘更
性說了○問原道上道義如何曰首句極不是定名
虛位却不妨有仁之道數句如道仁之首句極不是
○韓子於道未說其大體規模極分明但未能究其
從來而體察操履處皆不細密其排佛老亦據其所
見而言之耳程先生說西銘乃原道宗祖此言可以
推其深淺也○韓退之却見得大槩諸子之病皆得
第二層上面一層却不曾見得大槩諸子之病皆得

所以此都只是見得下面一層源頭處都不曉

問西銘如何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克得盡時如何

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兩端有有德之言有

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

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

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西銘明理一而分殊

朱子曰西銘要句句見理一而分殊○西銘本不曾
說理一而分殊因人疑後方說此一句殊○西銘通體是
一箇理一而分殊錯綜此意一箇理一而分殊只先看乾稱
父三字理一句中錯綜此意一箇理一而分殊只先看乾稱
見之也○問看西銘覺得句有是理有宗子家相此
即分殊也

下便是遂有一箇理一而分殊從頭至尾又有一箇理一而分
殊是遂有一箇理一而分殊又曰合下

只混然中處如人又問他三箇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

乃許銘物事都在我身中更那裏去討一箇乾坤○

問而分殊也○問看西銘覺得句有是理有宗子家相此

沒吾寧也○問看西銘覺得句有是理有宗子家相此

分殊如云知化則善述如其事是吾順事沒其事窮神則善

繼其志是我繼其志又如其存吾順事沒其事窮神則善

家父母言之無所違拂死則安寧也此皆天地之分殊處

生能順事而無所違拂死則安寧也此皆天地之分殊處

問如先生復論云推親之厚以無我之公因事

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看此二句足○西銘一篇始

末皆足理焉混然中處便是分殊而理一○民吾同胞

吾與也○理一而分殊吾性推之莫不皆然其於篇末

亦嘗發此意。乾之父母皆是一以天地之大小。喻一家之
小。乾坤是天地之父母。皆是一以天地之大小。喻一家之
大。宗子家相。是二類。上推布亦甚。分明。西銘大綱。
通圖子。分為二。截上推布亦甚。分明。西銘大綱。
是理一而分。自萬殊。觀之。然有二說。自有天地。言之。其中
自有一理。家自有等級。之。別。所以乾則稱父。坤則稱母。不
一。理。家自有等級。之。別。所以乾則稱父。坤則稱母。不
之。一。理。家自有等級。之。別。所以乾則稱父。坤則稱母。不
可。棄。了。自家。父母。兄弟。却。把。乾。坤。又。自。別。家。父。母。看。且。如。民
吾。同。胞。與。自家。兄弟。却。把。乾。坤。又。自。別。家。父。母。看。且。如。民
亦。未。深。曉。西。銘。之。意。○。問。西。銘。理。一。而。分。殊。處。否。曰。也。若。大。君
宗。子。大。臣。家。相。與。民。物。○。問。西。銘。理。一。而。分。殊。處。否。曰。也。若。大。君
此。地。但。看。這。有。兩。種。看。這。是。一。直。看。下。更。須。橫。截。看。若。是
德。地。看。這。有。兩。種。看。這。是。一。直。看。下。更。須。橫。截。看。若。是
天。氣。而。地。質。然。與。自。家。父。母。自。是。有。箇。親。疎。從。這。處
便。理。一。而。分。殊。了。等。而。下。之。以。至。為。大。君。為。宗。子。為。大
臣。為。家。相。其。理。一。則。一。底。意。物。吾。與。也。吾。與。裏。面。也。有
裏。面。便。有。理。一。則。一。底。意。物。吾。與。也。吾。與。裏。面。也。有
山。理。一。而。分。殊。了。等。而。下。之。以。至。為。大。君。為。宗。子。為。大
山。理。一。而。分。殊。了。等。而。下。之。以。至。為。大。君。為。宗。子。為。大

同胞。吾與裏面。便自分。箇理。一而分。殊。處。若。不。細。分。別。直。是。與
地。分。別。吾。與。裏。面。便。自。分。箇。理。一。而。分。殊。處。若。不。細。分。別。直。是。與
墨。氏。兼。愛。一。般。○。問。西。銘。父。坤。稱。母。只。下。稱。字。便。別。是
事。天。事。親。分。否。曰。是。問。西。銘。父。坤。稱。母。只。下。稱。字。便。別。是
這。箇。有。直。說。他。底。意。思。有。橫。說。他。底。意。思。與。及。長。長。幼。幼
山。說。得。又。別。他。底。意。思。有。橫。說。他。底。意。思。與。及。長。長。幼。幼
幼。為。理。一。而。分。殊。了。等。而。下。之。以。至。為。大。君。為。宗。子。為。大
山。只。說。得。又。別。他。底。意。思。有。橫。說。他。底。意。思。與。及。長。長。幼。幼
何。謂。橫。說。底。意。思。曰。乾。稱。父。坤。稱。母。只。是。借。那。事。親。底
即。那。事。親。底。意。思。曰。乾。稱。父。坤。稱。母。只。是。借。那。事。親。底
來。形。容。那。事。天。底。做。箇。樣。子。否。曰。是。○。西。銘。又。以。理。一
渠。先。生。所。以。示。人。至。為。深。切。而。伊。川。先。生。又。以。理。一
而。分。殊。者。贊。之。言。雖。一。至。者。也。然。乾。坤。無。餘。矣。蓋。乾。之。為
父。坤。之。為。母。所。謂。理。一。至。者。也。然。乾。坤。無。餘。矣。蓋。乾。之。為
也。民。為。同。胞。物。為。吾。與。也。自。其。天。下。之。為。父。母。者。殊。矣。故
以。民。為。同。胞。物。為。吾。與。也。自。其。天。下。之。為。父。母。者。殊。矣。故
所。謂。理。一。者。也。然。謂。之。民。則。非。真。以。為。一。身。之。同。胞。謂
之。物。則。非。真。以。為。吾。之。同。類。矣。此。自。其。一。身。之。同。胞。謂
者。言。之。相。謂。曰。老。曰。幼。曰。聖。曰。賢。曰。顛。連。而。無。告。則。於
子。曰。家。相。謂。曰。老。曰。幼。曰。聖。曰。賢。曰。顛。連。而。無。告。則。於

其中間又有如是等相離之殊哉。但其所謂理一者，實乎其分殊之中，而未始相離耳。此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理。而二夫子始發明之。○在問謝良齋說西銘分殊，分殊在上之人當理會理一，在下之人當理會分殊。如此是西銘錯節了。良齋看得西銘錯曰：然。

橫渠之言不能無失。若西銘一篇誰說得到此。今以管

窺天固是見北斗別處，雖不得見不可謂不是也。

或問橫渠清虛一大為伊川說，又要兼清濁虛實。朱子曰：渠初云清虛一大為伊川說，又要兼清濁虛實。朱子曰：此一兼二大兼小，渠本要說形而上為陽，兩為陰，陽有太於此處不分明，如參兩云以參為陽，兩為陰，陽有太極陰無太極，他要強索精思，必得於己，而非其差如此。又問橫渠云：太虛即氣，乃是指理為虛，似非形而下。曰：縱指理為虛，亦如何夾氣作一處問西銘所見。又曰：當何故却於此差。曰：伊川云：譬如管窺天，四旁雖不見，錯獨於西銘甚分明。渠他處不見，錯獨於西銘甚分明。

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西銘言弘之道。

觀張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和靜尹氏曰：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道夫問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如何。朱子曰：也是教他自就切己處思量。自看平時箇是不是。未便把那書與之讀耳。又問如此則末後以此二書併授之，還是以尹子已得此意，還是以二書互相發故。曰：他好把西銘與學者讀也。是他知天地間有箇道理，恁地開闢。○尹和靜從伊川半年後方得見西銘。大話曾光祖云：也是初入其門。未見只是且教他聽說。話曾光祖云：也是初入其門。未得知次第。豈不是如此。

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為人自小。若能自處以天地之心為心，便是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顏子克己

便是能盡此道。

龜山楊氏曰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

者循天理而已。

西銘會古人用心要處為文正如杜順作法界觀樣。

西銘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朱子曰西銘前一段如棊盤後一段如人下棊

勉齋黃氏曰嘗記師說以西銘自乾稱處以下至顛連無告如棊局子之翼也以下如人下棊未曉其意後因思之方知其然乾父母人天地之子也天地之四句是綱領言天地人之父母人天地之子也天地之實民吾同胞為吾之體性言吾所以為天地之子之實民吾同胞至顛連無告言民物並生天地之間則皆天地之子而吾之兄弟黨與特有差等之殊吾既為天地之子則必當全吾體養吾性愛敬吾兄弟黨與然後可以

為孝子不然則謂之悖逆之所以事天之道所以全吾體養吾性愛敬吾兄弟黨與之道盡於此矣

西銘一篇首三句似人破義題天地之帥之塞兩句恰

似做原題乃一篇緊要處民吾同胞至顛連而無告者

也乃統論如此于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

西銘有箇直劈下底道理又有箇橫截斷底道理

勉齋黃氏曰竊意當時語意似謂每句直下而觀之事天事親之理皆在焉全篇中斷而觀之則上專是事天下專是事親各有攸屬

問西銘仁孝之理曰他不是說孝是將這孝來形容這

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

徐子融曰先生曰事親只是事天底樣子。只此一句說盡西銘之意矣。○道理只是天底道理。中間句句說段。只是說事親事天。○問西銘只是說孝。只是以人所述。曰。是以父母比乾坤。主意不是說孝。只是以人所述。見者明其所難曉耳。○因事親一句。誠以明事天之道。只是譬喻出來。下面一句。事親一句。事天。如匪懈無。忝是事親。不認屋漏存心。養性是事天。下面說。此兼常變而言。如曾子是常。舜伯奇之徒。皆是變。此在人事言者。如此天道則不然。直是順之無有不合者。

西銘之書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為充得盡時便是聖人恐非專為始學者一時所見而發也

橫渠之意直借此以明彼以見天地之間隨大隨小此理未嘗不同耳其言則固為學者而設若大賢以上又豈須說耶伊川嘗言若是聖人則乾坤二卦亦不消得正謂此也

所論西銘名虛而理實此語甚善名雖假借然其理則未嘗有少異也若本無此理則又如之何而可強假耶橫渠西銘初看有許多節却似狹克其量是甚麼樣大合下便有箇乾健坤順意思自家身已便如此形體便是這箇物事性便是這箇物事同胞是如此吾與是如此此主腦便是如此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又是做工夫處後面節節如此于時保之子之翼

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其品節次第又如此橫渠說
這般話體用兼備豈似他人只說得一邊問自其節目
言之便是各正性命充其量而言之便是流行不息曰
然

又語林夔孫曰公既久在此可將一件文字與眾人共
理會夔孫請所看文字曰且將西銘看及看畢夔孫依
先生所解說過先生曰而今解得分曉了便易看

南軒張氏曰西銘謂以乾爲父坤爲母有生之類無不皆
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
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是則然矣然卽其理一
之中乾則爲父坤則爲母民則爲同胞物則爲吾與若
此之類分固未嘗不具焉龜山所謂用未嘗離體者蓋
有見於此也似更須說破耳

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作
唯患夫勝私之流也故推明理之一以示人理則一而
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理一乃見其分之殊明其
分殊則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無敵矣此仁義之道
所以常相須也學者存此意涵泳體察求仁之要也

天地位而萬物散殊其親疎皆有一定之勢然不知理
一則私意將勝而其流弊將至於不相管攝而害夫仁

故西銘因其分之立而明其理之本一所謂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雖推其理之一而其分森然者自不可亂義蓋所以存也大抵儒者之道爲仁之至義之盡者仁立則義存義精而後仁之體爲無敵也

如以民爲同胞謂尊高年爲老其老慈孤弱爲幼其幼是推其理一而其分殊固自在也故曰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若龜山以無事乎推爲理一且引聖人老者安之少者懷之爲說恐未知西銘推理一之指也

雙峰饒氏曰西銘一書規模宏大而條理精密有非片言之所能盡然其大指不過中分爲兩節前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後一節言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何謂人爲天地之子蓋人受天地之氣以生而有是性猶子受父母之氣以生而有是身父母之氣卽天地之氣也分而言之人各一父母也合而言之舉天下同一父母也人知父母之爲父母而不知天地之爲大父母故以人而視天地常漠然與己如不相關人於天地旣漠然如不相關則其所存所發宜乎無適而非己私而欲其順天理遏人欲以全天地賦予之本然亦難矣此西銘之作所以首因人之良知而推廣之言天以至健而始

萬物則父之道也地以至順而成萬物則母之道也吾以藐然之身生於其間稟天地之氣以爲形而懷天地之理以爲性豈非子之道乎其下繼之以民吾同胞物吾黨與而同胞之中復推其大君者爲宗子大臣者爲宗子之家相高年者爲兄孤弱者爲弟聖者爲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賢者爲兄弟之秀出乎等夷疲癯殘疾惛獨鰥寡者爲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則皆所以著夫並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雖有貴賤貧富長幼賢愚之不齊而均之爲天地之子也知並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均之爲天地之子則天地爲吾之父母也豈不昭昭矣乎故曰前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何謂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蓋子受父母之氣以生則子之身卽父母之身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則人之性亦卽天地之性子之身卽父母之身故事親者不可不知所以保愛其身人之性卽天地之性則事天者亦豈可不知所以保養其性耶此西銘之作所以旣明人爲天地之子而復因事親之孝以明事天之道也樂天者不思不勉而順行乎此性猶人子愛親之純而能愛其身者也畏天者戰戰兢兢以保持乎此性猶人子敬親之至而能敬其身者也若夫徇私以違乎理縱欲以害其仁無

能改於氣稟之惡而復增益之則是反此性而爲天地
悖德賊親不才之子矣盡此性而能踐其形者其惟天
地克肖之子乎窮神知化樂天踐形者之事也存心養
性而不愧屋漏畏天以求踐乎形者之事也以此脩身
則爲顧養以此及人則爲錫類以此處常而盡其道則
爲底豫爲歸全以此處變而不失其道則爲待烹爲順
令愛惡逆順處之若一生順死安兩無所憾事親而至
於是則可以爲孝子事天而至於此是豈不可以爲仁人
乎故曰後一節言人之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此篇
之指大略如此朱夫子所謂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
善事天者乃所以爲善事其親者也

臨川吳氏曰天地者吾之父母也父母者吾之天地也天
卽父父卽天地卽母母卽地人事天地當如事父母子
事父母當如事天地保者持守此理而不敢違賢人也
樂者從容順理而自然中聖人也蓋是理卽天地之理
而天地卽吾之父母也持守而不敢違吾父母之理非
子之翼敬者乎從容而自然順吾父母之理非孝之極

純者乎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天理者父母所以與我者也而乃違之是不愛其親也賊仁者謂之賊仁者父母所以與我之心德也而乃害之是戕其親也世濟其惡增其惡名則是父母之不才子矣若能踐其所以得五行秀爲萬物靈者之形則是與天地相似而克肖乎父母矣知者聖人踐形惟肖有以默契乎是理非但聞見之知也化則天地化育之事乾道變化發育萬物各正性命者知得天地化育之事則吾亦能爲天地之事是善述吾父母所爲之事矣窮者聖人窮理盡性有以究極乎是理而知之無不盡也神則天地神妙之心維天之命至誠無息於穆不已者窮得天地神妙之心則吾亦能心天地之心是善繼吾父母所存之志矣此造聖之終事踐形惟肖者之盛德所謂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不愧屋漏者已私克盡心自然存性得其養雖於屋漏之奧尚無愧怍之事夫其無愧於天則是無忝辱所生之父母也存心養性者用力克己惕然惟恐有愧於天操而不舍其主於身之心順而不害其具於心之理存心養性所以事天夫其不怠於存養此天理則是不懈怠於事父母也此作聖之始事學踐形惟肖者之工夫所謂于時保之子之翼也然知化者必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
能窮神窮神然後能知化不愧屋漏者必能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然後能不愧屋漏善述事者必能繼志善繼
志者然後能述事無忝者必能匪懈匪懈然後能無忝
存心養性然後有以不愧屋漏不愧屋漏然後可以至
於窮神窮神然後有以知化匪懈然後有以無忝無忝
然後可以至於善繼志善繼志者然後可以善述事也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